

二十一

り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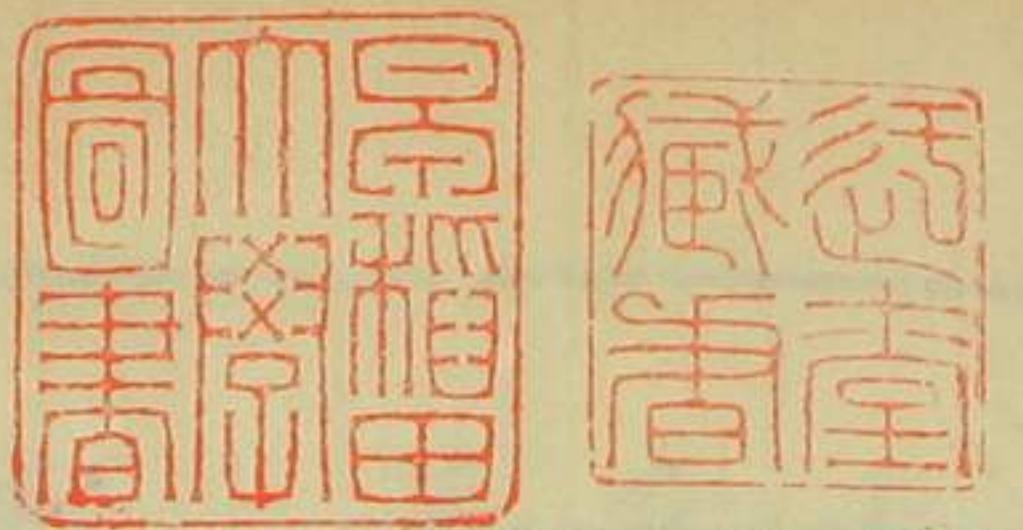
1899

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四 8
1899
3

宋書小引



文人相攻是包胎內帶下一種結習史記前後漢書名重千古而其後班固蘇轍范曄鄭樵晁氏陳氏遞爲譏謗然猶異代求勝思軼前軌若夫共廁芸香之署同披金匱之藏逞臆交陵挾私圖報亦甚穢矣初宋史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造序事多虛沈約譏爲百卷名曰宋書裴子野刪爲宋略世以裴略爲上沈次之此公論也至其互相詆誦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發裴宗之世惡君子

謂其大傷雅道沈之表志序贊古杰博丽蓋亦一代鉅手

三十理圖卷宋祖世以是初

諸贊者辛丑祖數卓事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蘇文忠公外妹圖贊水其詩文

蘇興升弟魏思轉館藏夫共識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璇韓來 較

合肥 李當泰穎生 全閱 北地 楊承祉天疇

菜海 宋 瑞呈玉 濟上 胡若瑛伯玉 全卷

宋書

本紀

武帝

文帝

武帝

二十一史論贊

宋書目錄

一

大宋堂

一一宋書目錄

卷三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志

曆

禮

樂

天文

符瑞

五行

州郡

列傳

后妃

徐羨之傳亮檀道濟

謝晦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

二十一史倫賈

宋書目錄

二

大來堂

劉玄肅孟懷王劉敬宣檀祗

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

孫處臯恩劉鍾虞丘進

張興世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褚叔度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孔季慕羊玄保沈曇慶

臧燾徐廣傅隆

謝瞻孔琳之

蔡廓

王惠謝弘微王球

殷淳張暘何偃江智淵

王韶之荀伯子

羊欣張敷王微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王敬弘何尚之

謝靈運

袁淑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顏延之

臧質魯爽沈攸之

王僧達顏竣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顏師伯

蕭思話劉延孫

文五王

劉秀之顧瓈顧覲之

周朗沈懷文

宗越吳喜黃回

鄧琬袁覲孔覲

殷孝祖劉勔

蕭惠開殷琰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傳

孝義

二十一史論贊

宋書目錄

良吏

隱逸

恩倖

索虜

鮮卑吐谷渾傳

氏胡

二凶

自序進宋書表

宋書目畢

二十一史論贊

宋書

梁 沈約 著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武帝

姓劉名裕彭城人

都建康是謂南宋時分南北朝以江

為界

正朔仍屬南北朝則有西秦大夏北燕北涼西涼

五國

至宋文帝始盡滅于魏

平桓玄

滅燕克秦

史臣曰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決旬夷

平桓玄

翦暴祀晉配天

不失舊物誅內清外

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

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

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二十一史論贊

卷十一 武帝

一

大來堂

楊伯祥曰史稱裕少有大志以賣履為業晉拜參軍一日入朝
玄后異之曰裕龍行虎步不久為人下宜蚤除之玄曰我方平
盜中原非裕不可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及裕誅桓玄迎帝
復位魏臣崔浩聞之曰王猛之治秦符堅之管仲也劉裕之平
亂司馬德宗之曾孫也裕克秦歸遂篡位果如浩言繇此觀之
裕之狀貌心術閨中女子踈遠隣臣無不知之而卒不能絕之
而使不篡寧非天之所與人不能廢耶後世罪羽不殺沛公豈
知時命者哉夫以偏安之主猶無死地而况一統居正之聖人
乎故曰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去一玄而一玄又出改姓革命大事也同於杯酒局棋史臣至
此誠有不忍下筆者矣故維稱天託物終覺費手而自露出一
種周旋不來光景觀乎贊中止取其功而不言其德此即春秋
大意就使董狐操管亦難得而議其後也

文帝名義隆武帝第三子時少帝在位居喪無度檀道濟廢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
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網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
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二字漫下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
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乘分閫之
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畧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咸肯雖復師
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感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鑒
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王玄謨勸帝伐魏帝曰聞玄謨言令人有封狼居胥意遂令玄

謾往伐沈慶之司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令與白面書生謀兵濟乎果大敗魏人聲言渡江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嘆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可謂自誣者矣然卒不能改此不學之過也史臣譬頭着無保傳三句非美之益譏之也寧惟譏帝并疵武皇之失教矣此醫家治病源法也

武帝名駿文帝次子

史臣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潔遂無支節令人跋語多効此體

前廢帝名義符武帝子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於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豐不能絓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賣社殘宗汚宮瀆廟況揔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士亦為幸矣

劉以時曰胸有成勢絕似文與可画竹
越落折宕有出入九九之奇

明帝名或文帝少子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熙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後見兄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此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品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踈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剪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龍以勢弱傾移

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陳大士曰。休文之文。竭力追踪。欲步范畢。至其佳處。亦往往近

之。

恩極則情乘。枝刪則本撥。斯稱洞源之識。破的之詞。至於氣秀
骨堅。故是瘦腰公本色。

後廢帝名顯明帝子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王。雖遭末同途。鼓軫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襄
幸。背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重懷。綏魚服忘反。危冠短
服。匹馬孤征。至於頽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
之道。其亦然乎。

沈長升曰。字研句琢。真脩詞俊手。

古秀研鮮。浮騁家無此結束。

順帝名華明帝少子

聖王膺籲○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狀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已哉○

亂為治資○昏為明藉○理勢之所必○狀寥寥數語○已盡卜世考時之準○

曆志

夫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羣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春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承葉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羣生蒙其利澤○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為水德以十月為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閏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閏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閏平

汰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為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為元年用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文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效効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効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効不服音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

此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著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舛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程荀令曰雖未能殫曆之精微狀叙事分明而運筆道古兼三長而追兩漢此柱下之良篇也

按渾儀之制竊於洛下閎即璇璣玉衡之遺意也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儀以綴赤道為璣置皇筒橫於游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纏離之次為衡即未必一一符合大約不相

遠矣七政何以不齊日之行天也以歲而周月之行天也以月而周太白辰星何先何後其周天亦與日同熒惑之周以二歲歲星以十二歲鎮星以二十八歲惟其運行參差不齊故璇璣玉衡所以齊之之器也七政齊而後可以治曆也蓋曆者不過即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以為推步之術但日月則有盈縮朓朶星辰則有遲留伏遂其出入於二道之間原非一定之迹所可擬議者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退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狀失之太過後何承天

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及唐宋皆無定法。惟元太史郭守敬革測景驗氣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我。

明嘉靖間華相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至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積之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隨時窺測以採弊符。軌是在制度者加之意耳。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狀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空矯。終歟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於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大可鑒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狀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為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

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割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觀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覲鄭冲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刀協緝理，乘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獻皇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畧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

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牴，則行人巡省，揮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於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往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

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途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其祀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狀鑒於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韓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贊皆如朝儀而不建

其旗臣虞案觀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狀終晉世巡狩廢矣

整潔綺爛體裁古雅煌煌大章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至於三代。名稱不同。周哀潤缺。又為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狀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鎸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

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狀竟不通用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

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即尤悉樂事。于是以為軍謀祭酒，使叡定雅樂。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世樂。嘉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韶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葉樂，雲翹舞曰鳳翹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

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顙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狀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者所執綴匪之制。鼓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識，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于是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歌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編知至德。

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箏南籥，武象之樂，風散遺裂，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室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室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為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彰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蕭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祚，特以顯

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為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葉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武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醕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年賈之間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竝以為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狀後乃令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

隆平也於名為美於義為當結○得○古○鼎○所○上

秦漢以後詳釋譯論世近而可考耳行文有整有散整處清麗散處雅雋其於古道筭烏幾矣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侯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皇惡無狀。授畀有北。仄滅兩絕。勢路無由。宣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

時閭官用事。鼂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續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為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統此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

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達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曰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

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晏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郊入酉故日亦出郊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

八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鄭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

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令
賴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
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
邪射陽城則天經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
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
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
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勾股兼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
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
也信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
也

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
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
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
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
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
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
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
體員如彈丸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狀則黃道應長於赤道
矣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狀則續亦以天形正員

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十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洛下閎制渾儀耿壽昌亦鑄銅為象張衡又鑄渾天儀總叙星經謂之靈憲唐李淳風梁令瓚皆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它如王蕃陸續之為儀及象南陽孔宣之為銅儀晁崇斛蘭之為鐵儀僧一行之覆矩圖王朴之膺晷韓顯符之銅候儀沈括蘇等之儀象浮漏極其精巧後之作者皆師之器也而道存焉矣

符瑞志

夫體瘠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惟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為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庶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為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歐陽公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吾知其非祥矣志言歸重聖人便指出符應之所自來議論崇宏絕有關係

五行志

昔八卦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皋狀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剴鼎雉庭穀之異狀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闡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鄭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佐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數無臭狀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灾異但

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灾殃，以考之事，常若重規，不矩。不繆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空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程鍵曰：讀此則蘇鄭之論，是為偏勝篇中前卓，靈後古，峭筆法屢變。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為兗州，海岱為青州，海岱及淮為徐州，淮海為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荆河為豫州，華陽黑水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自虞至殷，無所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雔，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郤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部勅如故。及三國鼎時，吳得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

分交為廣。魏未平蜀，又分益為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為秦分荆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充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註：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為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為難分荆湖為郢分荆為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註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而青冀二州治贛榆之

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為正其後分派隨事既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未為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函有離合千回百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寔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用也

疆理為邦國重典。故初沿分合代有其制。如此考覈精詳可謂提綱舉要為輿圖之快覽云。

二十一史論贊宋書

金匱玉函圖書

列傳

后

梁沈約誤

明

沈國元

閱

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閨闥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語堪不磨以德并姬嬪竝御進非色幸有原委有次序使情有單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者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籍

晉世令典。娉納有章。侃天作儺。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闕。禮亢尊極。而哀慟易地。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穀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與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槩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阜之間。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春歲時不過。肴漿斯為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產。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深中禮道。非徒以駢麗為宗。江淹謝莊。草語能風艷。終不若此之刻至也。

劉穆之

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
橋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
此蓋文宣公之為也為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狀哉

星雲金石不足喻其高華朗烈也

徐羨之傳亮檀道濟

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為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為期也。及逢權寃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灾。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程礎石曰卓練中仍有跌宕之致。因其風流使狀。

謝晦

謝晦坐通審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擊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微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卑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羨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譖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豈非國刑免書裁至吊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為此云

印雪浪曰語闊治體可勑宸箴。

王鎮惡檀韶向靖劉懷慎劉粹

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關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鳥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於怖所臨莫不獻珍受荊及金墉請吏元勲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咷兵投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眚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為東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闕莫守故知英

兵訣。卒所。○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疆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撤揭排宕。備卷舒之致。

劉懷肅孟懷王劉敬宣檀祗。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薄道自上開。亦功臣之不幸也。有以二字微絕。不減大易勞謙之訓。

朱齡石毛修之傳弘之

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歛枋頭則光宅之運
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
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
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狀後可以變國情惡民志撫歸運
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
棄之非失算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為不幸矣
許少夫曰桓劉二氏竝借外功以威內志惟事有勝敗故篡有
成否其情得矣中州之地帝圖王鑑于是焉在至謂秦川百二

二十一史論贊
卷十二
孫處臯恩劉鍾虞丘進
九

不足供養難以傳後有以見約之狃於偏安溺無遠識矣將繇
淪沒既久聞見積成使之狀乎亦可悲哉

詩云無言不訶無德不報此諸將竝起自堅夫出於卑隸薦牧之
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
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指出一心見成功非偉名言可作元勳碑記

張興世

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璧拔懾之機。官度潛師之日。至於鵠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狀哉。

謝克齋曰。俊拔有頓挫之致。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褚叔度
高祖雖累棄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烏爾凡此諸子並前
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語意似直而婉含蘊可味

張茂度庚登之謝方明江夷
為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為基
蹈義為本狀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嗚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正論侃侃體則家麗

孔李恭羊玄保沈曇慶

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灾。雖憮然。同往因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厄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侵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民情主術。得失霄淵。先事之防。及時之議。不可忽也。此論可為
救荒指南。

城齋徐廣傳隆

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於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襄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工而昭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親亦一代之盛也滅燾徐廣傳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竝服膺聖哲不為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宣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菴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畧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上好下甚之風。恍如躬矣。文中映帶之妙。皆關合本旨。佳絕。

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嘗。食為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復苦。故稽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葉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達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蕪本為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

病亦已深矣。固空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未易於民。知越役。貫鄉生。斯之。路非此。莫充役。莫

抑末敦本法以漸立真經國之良圖。通章只發大意臨了點出本人所謂秋波一轉使人神往難已。

抑末敦本法以漸立真經國之良圖

蔡廊

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廊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守良以主閭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朱爰啟曰。論事而推心。繇淺入深。文亦有遠體。

王惠謝弘微王球

○另○初○一○格○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全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清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

微當之矣。

沈長升曰微絕極絕

二十一史論贊

卷十二 王惠

十六

大來堂

殷淳張暘何偃江智淵

天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疆捷。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僻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部良家。狀後可受。賑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暘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杆飛鎬。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

紓力貴謀論將之正法也此能喝斥欲言○

羊欣張敷王微
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
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
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珪璋皎皎然使座玷之累不能加也
意激昂而詞清潔論中之矯矯者

王華 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寧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即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沉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陳大士曰。語言之出。可以永思。惟理趣不窮也。如此故是畢之後。勁。

妍而靜。不落靡風。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高祖受命王畧未達雖綿河祚守而兵孤援閼盛哀既地用啟戎
心蓋由王業始基○病○根○經創多晚代多有之千○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
青置境無圖守之宜○恨○事○關耕戰之客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
在宋頽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踴蒼天躋厚地
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雋矣載之云爾
卓識雋論可醒處堂之夢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曾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益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為美矣

一簡練古雅方駕固華

王敬弘何尚之

平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
移。二州之重。咸歸寡戚。是以義宣藉西楚。疆富因十載之基。嫌隙
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閫外
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
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昔宗不競。實由齊楚興
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夫。

尾大不掉。積重難返。皆繇上失其制。中間一畊。揣度曲盡時勢。
所極兩。若字有無限虛。神雙睛點出。幾欲飛去。以并合作收正。

是救時經濟

謝靈運

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剏柔運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大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狀。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蕙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遙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爾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縛旨星稠繁文綺合縱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韵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緣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迺靈之辭無聞烏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巖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

王元美曰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漸愛之以至於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狀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狀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昭對顏延之之請讌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狀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繪滿眼也自有定論而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顏延之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及讀論中標舉明密之評迺知仲淹亦有所本

顧觀生曰艷盛綺麗寂寞玄譚斯固江左固疾歷世不化者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十二 謝靈運

二十七

大來堂

天。

長○

地○

久○

人○

道○

則○

異○

於○

斯○

華○

朝○

露○

未○

足○

以○

言○

也○

其○

間○

夭○

遽○

曾○

何○

是○

云○

空○

任○

心○

去○

留○

不○

以○

存○

沒○

嬰○

心○

徒○

以○

靈○

化○

悠○

遠○

生○

不○

再○

來○

雖○

行○

路○

險○

而○

未○

之○

斯○

遇○

謂○

七○

尺○

常○

存○

百○

年○

可○

保○

也○

所○

以○

據○

洪○

圖○

而○

其○

人○

若○

無○

陽○

源○

之○

節○

丹○

青○

何○

貴○

烏○

薛○

孟○

詣○

曰○

發○

論○

奇○

曠○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甚矣宋氏之家難也。讎釁所鍾。親地無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灾隙內匪邪蠱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援雀請能。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辟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固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祿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綱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竝以道德謙冲。名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垂建國本。顧命得人。宗社之幸也。宋事不狀。堪為殷鑒。情詞淒切。呼涕來會。

顏延之

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臯陵。讐送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庶。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棄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征年之辭。允而義懶。夫豈或免。

本乎天誠。溢於至性。凜凜義形於色。令藉口忘家者。不勝此喪。

臧質魯爽沈攸之

臧質雖貪虐風樹聞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葉既主異穰衰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歟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持論平直似非僥濫

王僧達續

世祖弱歲臨藩。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上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
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戾。威行萬物。欲有必
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
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然既前。誅責自起。設之取
釁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
雖求顛隔。不可得也。

細繹篇情。上多餘義。求下則奇。要非怒辭。沈約云。宋史滅魯王。
顧諸傳皆孝武自造。叙事多虛臺其狀乎。

朱修之宗憲王玄謨

修之宗憲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尅少恩狀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聶駿如曰清音亮節善入人情固繇抑揚之妙

顏師伯

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廝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於局宵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同停詔勅天震震驚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吳心啟曰貪暴成風之日用舍必至失當結語有澄源正本之思。

蕭思話劉延孫

延孫接欵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
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
私外簡。夫悔因事狎。敬由近疎。疎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
禮自隔。遂得為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狀乎。狀乎。

陳素庵曰。描寫人情。一字一畫。

文五王

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伏正順以爭主哉。

蔣玄扈曰快語。

劉秀之顧琛顧覬之

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茲誠載艱難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峽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茲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實亦無取焉

秀麗整練而轉折之際更有神運

周朗沈懷文

昔婁敬成卒委輶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
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
壑草萊之人。布衣革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
此風未爽。暨於晉氏浮偽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
反前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
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箕。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從。昔真不可解之開之若
彼。今之塞之。若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闢宋時。若
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首。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

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傳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
文實忤主。又詞平為累。一至此乎。

○憤○激○思○深○

譏切之旨。不為組織所掩。固典則之風也。

宗越吳喜黃回

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
得不亡亦為幸矣。

劉晉卿曰。簡而確。澹而趣。

鄧琬表觀孔觀

秦始文爭遂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極溺。國道屯詖室主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違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逎遠有以也。

有波瀾有結構爭流赴壑喻其委注之勢。

殷孝祖劉勛

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勛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歡唱而出重圍美矣。

趙彥琛曰以暴形仁更覺出色森鬱疏快兩擅其致。

蕭惠開殷琰

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說主述表遺親
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末之或
偏惠開親禮雖篤○直刺第際尤著方寸之内○孝友異情○陰於山川有驗
於此也○

趙卓午曰○發論正大○誅貶深絕○典峻之風○故在

吳言夫

張卓十四。分論五大。指其風氣。以明其時。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畧。義闢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此之謂乎。

森律嚴文。凜乎難犯。文有風霜之氣者。此類是也。

孝義傳

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丈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狀企及之旨。聖哲詰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翫翫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茲勸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

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主匪由勸賞。
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
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描畫世風。堪噴飯。又堪擊碎唾壺。

昔惠公

諭言

達士

之

也

也

良吏傳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外舉。
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攝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
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父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
甸不擾。太祖幼而寛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
師。經畧司充。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
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
職。以六朞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
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譖

謠舞縞觸處成羣。蓋世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戍役大起，傾資婦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可憐。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人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燭光玉紫極諸殿，離樂綺節珠牕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後命未快其心，太宗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先叙本朝盛衰之概，被說諸君儉奢之風，吏之良否，因而成習。篇苟涵籠機氣，騫摩參差，連綿莫可方迹，真史裁之隆構也。

隱逸傳

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狀故也。且巖壑閑達。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翼。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鬢髣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曠桂冠。東都夫何雞之有哉。微刺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

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徃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頰濱。皦皦狀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違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瑞。號曰夷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達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開。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達人。故隱用致。隱者之自身隱。

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並。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達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徃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絕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隱非得已。堪為盜虛聲者。頂門一針。若其素麗之韻。讀之芬生。

卷十一 史論 十一
齒牙後輩駁極微名實不可淆溷進乎諸史之論矣

恩偉傳

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完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程崎人曰語含諷動非徒以譏刺致絕理在文外賓王所以風慕辛平子也

索虜傳

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蠶裘之民。可以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翻所謂走不遂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始可以一言蔽之。

工而確此論。因俗成治之恒理也。若夫變本加厲。要有神明默成之人。恐未可以一概程之。

鮮卑吐谷渾傳

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未名之寶。入充府寶。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蠻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咀。充積畿甸。咫尺華珉。易興狡毒。畧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訖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為報。亦甚張矣。所云流血於野。傷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

層巒疊嶂。上接天漢。而蒼朴之氣。復絅縕行墨間。

氏胡

氏藉世葉之資。胡因倔起之衆。結根百湏。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場。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秦之捷。構圍涪之豐。規吞黑水。志傾井洛。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椎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屬南城。逐北追奔。全勝萬里。皆敵人裹骨輿屍。越至險而自竄。其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底巖。故使濁水靡旗。蘭臯失峻。氏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

沈長升曰亦慙練亦參差○文潤獨老○

二
七

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
禍○唯荆莒二國棄夏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刲肌
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穢流床第愛敵之道頓滅一
時生民得無左祚亦為幸矣

傳野情曰紀之殊玷史冊亦猶檮杌之遺也

自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
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徃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
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
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
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應
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
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
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

該而晰

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續未廣。其所撰志。唯式文律歷。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勑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譖傳。又皆孝武所立。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傷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

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騮之徒。身為晉賦。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空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祖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茲刊除歸之。晉藉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覩汙止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

叙事明練。措辭醇謹。一代良史。於此可見。

二十一 史論贊

卷十二

王一王

大來堂

